

中南合作在“彩虹之国”绽放异彩

□ 驻南非大使 陈晓东



陈晓东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中国和南非迎来两国建交25周年。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南合作不断深化，对中南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成功访南，中南合作再启新篇

8月，习近平主席到访“彩虹之国”，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第四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也是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南非安排的唯一国事访问。拉马福萨总统高度重视，给予高规格礼遇，深夜亲赴机场迎接，在总统府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并代表南非政府和人民向习近平主席授予南非最高荣誉勋章“南非勋章”。习近平主席同拉马福萨总统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沟通，全面总结中南关系发展经验，擘画未来发展蓝图。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携手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南关系已经步入“黄金时代”，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作为最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南非同中国在此访期间就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基础设施和物流、贸易投资、制造业、农产品加工、能源资源、金融、数字经济、科学技术、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中南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获得更强劲动力，面临更广阔前景。

“一带一路”春华秋实，中南合作硕果累累

10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已吸引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帮助约4000万人摆脱贫困，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南非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和重点地区。早在2015年12月，中南就已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南非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8年来，中南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展现出强大活力和巨大韧性，结出累累硕果，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非洲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中南建交25年来，两国关系实现从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三级跳”，正向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的宏阔愿景迈进。过去10年间，习近平主席4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为中南关系发展把舵引航。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同拉马福萨总统会晤、通话、互致信函数十次，共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多边会议，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指明中南关系发展方向，引领两国务实合作不断深化。2022年11月，两国领导人就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南非“经济重建和复苏计划”对接达成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共同指引下，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经贸合作持续扩大。中国连续14年稳居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南非连续13年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中南贸易额达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南非葡萄酒、如意博士茶、芦荟胶成为中国的网红商品，既丰富了中国人民的“菜篮子”，又鼓起了南非农民的“钱袋子”。同时，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投资目的地之一，一大批中国企业在南非拓展业务、回馈社会，“南非制造”的中国品牌汽车和家电深受当地消费者喜爱。小港口项目可研、援南减贫示范村建设等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项目在南加速落地。南非企业也纷纷投资充满商机的中国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科技创新加大赋能。中南稳步拓展5G、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电子商务、智慧城市、清洁能源等新业态合作，打造两国务实合作的新增长点。今年6月，中南合作举办新能源投资合作大会，170多家中国企业与南本地企业就扩大新能源投资合作对接取得丰硕成果，助力南解决电力危机、实现能源转型。8月，两国签署关于开展科技减贫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将通过共建科技减贫合作网络等方式加强科技减贫合作，共同支持青年科学家交流、联合研究项目与平台合作、科技园区与创新创业合作等，进一步深化中南科技创新合作关系。拉马福萨总统亲自出席华为南非创新中心启动仪式，高度肯定中方助力南非发展数字经济，跨越式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人文交流拉近民心。中南持续拓展教育、文化、旅游、卫生、青年、妇女等领域交往合作，三次成功举办中南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有力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南非是非洲大陆吸引中国游客最多、建立友好省市最多、接收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最多、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汉语已经纳入南非国民教育体系，南非民众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持续高涨。今年8月，习近平主席复信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师生，鼓励他们学好中文，为传承发展中南两国友好事业、促进中非友谊合作贡献力量。中方积极落实“中非携手暖童心”活动，助力南非儿童和青少年事业发展。面对新冠疫情挑战，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展现“同志加兄弟”的特殊情谊。中南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共建“鲁班工坊”，分享中国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和经验。截至2022年底，中方累计邀请4000余名南非学员赴华或线上参加多双边培训及学历学位项目，涵盖经贸、卫生、旅游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中国将南非列为疫情后中国公民赴海外旅游首批试点国家，吸引大量中国游客探访“彩虹之国”。

“一带一路”倡议广受赞誉，相约北京再商大计

我担任中国驻南非大使以来，亲眼见证了中南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蓬勃兴盛，深切感受到南非各界对加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热切期待。拉马福萨总统跟我说，共建“一带一路”有力支持非洲经济增长和大陆一体化进程。南电力部长拉莫科帕对我讲，南方曾联系多国驻南使馆寻求帮助应对电力危机，只有中方迅速作出积极回应，无条件向南非提供援助。南非多位企业代表跟我说，共建“一带一路”为疫后经济复苏带来新机遇。南非媒体人士向我表示，中资企业建设运营的风电项目可为当地提供可再生电力，帮助南非政府履行《巴黎协定》所规定的节能减排义务。南非青年向我表达感谢，表示正是中资企业为其提供了就业机会，收获了幸福生活。

在南非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上，“一带一路”是与“经济重建和复苏计划”最为契合、最符合南非实际需要的发展合作倡议。中南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拥有独特的政治互信和民意友好基础，也具有经济结构互补的客观条件，优势突出、潜力巨大。

10月的北京，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比勒陀利亚春意盎然紫楹盛放。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不仅是纪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也是各方共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期待，中国和南非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彩虹之国”绽放更绚丽光彩，助力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 大使说

巴以今天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 田文林 李嘉伟

世界之问

2023年10月7日以来，巴以冲突前所未有升温，对巴以双方乃至中东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巴以问题作为现代中东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热点，始终未能实现和平稳定。在此，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对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梳理。



历史起源：两个民族都曾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

早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犹太人从埃及出走后定居迦南（今巴勒斯坦），于公元前1028年，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公元2世纪，犹太人叛乱导致大批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驱逐，阿拉伯人逐渐进入该地区。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阿拉伯首次建立起最强大的政治军事组织——乌玛，开启对外扩张进程，并最终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取该地区。此后，阿拉伯人便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这段复杂历史，使两大民族对巴勒斯坦地区均有强烈领土诉求。对于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认为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即所谓“应许之地”，阿拉伯人则认为是本民族无可争议的土地，并且双方都将耶路撒冷视为不可失去的“圣城”。

19世纪以来，大批犹太人为躲避欧洲人的迫害，移民巴勒斯坦地区，逐渐形成“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则在一战后开始燃起。事实上，大量的阿拉伯人也是20世纪才进入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因为这里的犹太人企业可以提供就业。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体民族。

外力介入：英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埋下巴以冲突的祸根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称，英国同意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贝尔福宣言》。表面看，《贝尔福宣言》包含了两个承诺：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际上，这两个承诺相互抵触。早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3年，英国便向阿拉伯人许诺，可以有成立国家和获得自由的政治权利。但是贝尔福对阿拉伯人的许诺，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贝尔福宣言》给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注入一剂强心针，促使大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迁徙，由此为后来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建国铺平了道路。

英国抛出《贝尔福宣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当时看，俄国对协约国的战争支持正在动摇，英国需要得到俄国犹太人的支持，迫使俄国继续参战；从远期看，则是借助犹太人增强苏伊士运河防卫力量。更主要的是，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可用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英国鼓励犹太人建国，并将犹太人作为中东代言人，目的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制造混乱与分裂，确保英国长期控制中东这一战略攸关地区。英国政府预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意味着两个民族声称拥有同一块土地，由此使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将非常有利于英国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当地阿拉伯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保证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二战爆发前夕，英国为拉拢阿拉伯人，转而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发布《巴勒斯坦白皮书》，规定5年内犹太人移民不得超过7.5万，并将不再颁发移民证。此举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阿拉伯人，却激怒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再寄望于英国，转而将美国作为新靠山。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开始力挺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美国第一个率先承认以色列。冷战期间，美国将以色列作为抗衡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扩张的前沿堡垒，对其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年来，以色列每年从美国财政部获得38亿美元援助，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据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1948—2012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2337亿美元援助。正是由于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才能在与阿拉伯国家对抗中屡屡获胜，并在巴以冲突中有恃无恐。

阿拉伯世界分裂：巴勒斯坦事业独木难支

1947年11月，联合国出台巴以分治的《联合国第181号决议》。根据该协议，1948年英国结束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该地区将分别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其中“阿拉伯国”国土约占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43%，“犹太国”国土占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57%。该方案遭到阿拉伯人强烈反对，认为分给阿拉伯人的土地多为贫瘠之地，甚至否认“犹太国”存在的合法性。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多国组成的阿拉伯联军进攻以色列，试图将“犹太国”直接消灭。结果，阿拉伯国家惨败，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以色列反而借机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五分之四的土地。至此，《联合国第181号决议》的计划彻底成为泡影。因为在之前，巴勒斯坦是一个地区概念而不是任何国家的国名，自从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后，“阿拉伯国”始终未能正式建立，这实际上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和中东的核心问题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视野。

此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多次爆发中东战争。尤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地区、整个耶路撒冷及加沙地带共达6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批巴勒斯坦难民被赶出家园，如今国际上倡导的“1967年边界”指的就是这次战争前的以色列领土范围。而且，由于这场战争的挫败，让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此后，虽然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使部分阿拉伯国家收回部分领土，阿拉伯世界也提出了对以色列“不承认、不谈判、不和解”的原则，但由于1979年埃及单独与以色列和解，使巴勒斯坦人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耶路撒冷问题，以及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土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这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反以统一战线出现巨大分裂，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由此被蒙上阴影。

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解放巴勒斯坦的任务落到了巴勒斯坦人自己身上。1987年12月，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提议成立“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会议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为首都，总统府等政府主要部门均设在拉马拉（拉姆安拉）。至此，“阿以矛盾”逐渐转变为“巴以问题”。

在此后的巴以博弈中，以色列一度接受“土地换和平”协议，双方最终在美国斡旋下签署《奥斯陆协议》。根据巴以双方协议，巴方在加沙、杰里科等地实行有限自治。之后，法定的巴方控制区逐渐扩大，目前包括加沙地带全境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总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然而，以色列仍然控制约旦河西岸许多地区，并在该地区持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约旦河西岸被犹太人定居点分割为碎片化的土地，巴勒斯坦人遭遇“种族隔离”并受到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控制。

“以强巴弱”：导致巴以冲突日渐失控

就巴以博弈而言，双方力量对比出现了以色列一枝独大、巴勒斯坦日趋衰弱的不平衡发展局面，由此导致双方关系的主旋律从“和平”转向“冲突”。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发动“反恐战争”，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由此帮助以色列去掉一个心腹之患。2011年中东剧变后，随着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出现政权垮台乃至全面内战，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环境空前改善。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内部的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内耗加剧。2007年，哈马斯与法塔赫发生武装冲突，进而将法塔赫势力驱逐出加沙，而法塔赫后续则在约旦河西岸成立了“没有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政府。自此，巴勒斯坦内部分道扬镳，形成哈马斯控制加沙，法塔赫控制（一部分）约旦河西岸的局面。这使巴勒斯坦一方更加虚弱。再加上近年来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寻求与以色列缓和关系，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战略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逐渐被边缘化。阿拉伯国家将伊核问题视作该地区的核心问题。没有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撑腰”的巴勒斯坦独木难支。

在“以强巴弱”、巴方缺乏强力外援的背景下，以色列逐渐改变“土地换和平”政策，对巴政策日趋强硬，尤其是不断在巴勒斯坦地区兴建非法定居点，蚕食巴方土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此起彼伏。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在加沙地区与哈马斯大战，史称“加沙战争”。从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方的主要矛盾较为清晰地从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矛盾转化为同加沙地带哈马斯势力的矛盾。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均否认对方的生存权，欲以除之而后快。双方多次爆发激烈冲突。

在巴勒斯坦内部，由于“两国方案”始终无法落实，阿巴斯政府的民意支持逐渐下降，约旦河西岸的民众在面对以色列日益极端的动态后，转而倾向于同样日益极端的哈马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矛盾呈螺旋式上升。2014年和2021年，以色列先后进入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再度执政后，以色列加快了侵蚀约旦河西岸土地的步骤。2023年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是双方矛盾冲突的最新体现。